

漢名臣傳

六上



內閣文庫			
三 函	三 冊	三 〇 五 號	漢 書 類

內閣文庫			
元 二			
番號	漢	2302	
冊數	160 (107)		
函號	290	4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名臣傳卷六

李光地

湯右會

于成龍

庫

李光地傳

李光地福建安溪人

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十三年

充會試同考官尋以省親

乞假歸十三年

逆藩耿精忠叛海賊鄭錦乘

虛入泉州竊耿精忠

好觀久踞其地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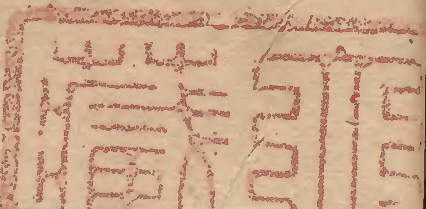
奉親避匿山谷

精忠與精忠並遣人誘之降

光地以死固拒

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

漢名臣傳卷六



宜言臣自二賊構亂以來遯迹山谷中賊遣人延致再三臣以死固拒未污清節以辱朝廷然踪跡屢危尙未知草莽孤臣能再瞻天日與否虫蟻微命不敢自惜惟事机緩急安危所繫未嘗不魂飛情切謹冒險求徽天聽伏惟入閩疆宇徧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誅求鞭撲民間之膏髓無復存者糧盡兵疲而賊之勢已窮矣南來大兵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然所謂攻

之急者不可不審也耿逆方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臣度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潮連廣東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人或五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州爲程

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闔久矣此所謂避寔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也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且漳州守臣黃芳慶嬰城固守以待大軍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漳相近接應尤極便易伏乞
密飭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取効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

兵之前庶幾萬全惟

皇上裁決施行時道路梗阻置疏蠟丸中遣家僮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內閣學士富鴻基奏入

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等曰編修李光地不肯從逆避入山中具疏遣人前來密陳地方机宜具見矢志忠貞深爲可嘉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大臣等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在江西者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惟在浙江

者屢敗賊兵由衢州進克仙霞關遂復建寧
延安耿精忠乞降康親王傑書駐師福州令
都統拉哈達齊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光地
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知光地離安溪
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以所奉
上諭宣示之光地往見拉哈達于漳州軍營
拉哈達白之康親王王以光地蹇遭賊亂顛
沛不渝矢志爲
國始終不肯從逆以全名義應予表揚疏

聞下部從優議敘部議于額外陞爲侍講學
士來京卽任事遇額缺扣抵得
旨李光地着于額外陞爲侍讀學士九月光
地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
賊蔡寅詭擁明裔以白布纏頭爲號結眾萬
餘掠安溪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險防禦戒
諸鄉人毋資賊糧賊飢困解去六月鄭錦之
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
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

州幾不守光地使善泗者從水關入勉慰以
堅守無恐援兵卽至分遣兄弟親戚迎寧海
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
駐師漳州值江水泛漲長泰大路阻隔導之
由漳平安溪小路光地之叔李日煜率鄉勇
百餘芟闢荆棘以木接護衝圮窄岸其溜深
馬難涉者築浮橋以待光地自出迎十里外
具牛羊雞豚等物饋勞大軍又倡率里人輸
送米糧大軍進行無阻直達泉州賊驚駭竄

入海拉哈達具疏詳述光地志切滅賊接濟
軍需狀得

旨李光地當閩省交亂之初殫竭忠貞今又
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修平險隘搭造浮
橋饋送食物率領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丁
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着從優
議敘尋

九部議授爲學士服滿赴京遇缺補十二月
光地疏言前者蒙

皇上念孤臣三載蒙難之艱及萬里獻書之
悃閩疆甫定遽錄微臣行至途中而聞訃
銜哀守制更遭賊亂臣自知與賊義不俱生
鼓勵宗親毀家紓難幸而封疆元戎赴援之
速臣親叔日煜率鄉兵百餘人度石珠嶺迎
將軍拉哈達之兵于漳平親弟光垵光垵等
以鄉兵千人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之兵
于永春乃將帥仰奉
威靈拯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

功之有哉伏讀

旨意據將軍拉哈達題敘之疏授臣學士俯
伏之餘震懼隕越以將軍拉哈達率滿漢萬
餘之兵行朝天石珠嶺鳥道之險馬瘠僕痲
千里赴難推美于臣而臣儼然遂蒙優敘
典雖至意心則何安又念臣資質蠢愚了無
才藻獨從少爲六經性理章句之學粗有倫
緒自壬子癸丑間以翰林編修簪筆侍從尔
時固已仰承

聖訓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學執經敷義少佐

高深此臣之願也至于館閣學士之職主于贊畫樞机分裁文獻自非老成知軍國大體及有文章聲望者不能稱也臣年纔三十餘筮仕日淺典故未諳文采不贍豈宜冒昧而服大僚近年以來未有具疏辭官之例然離職家居而再次超擢亦

當代僅行之曠典臣豈敢拘於成格受爵不

讓况臣在制未終身猶凶人不敢服其命服以拜

朝命伏乞

俯允所請先錄戰守文武紳士之勳使微臣終制赴闕仍以講讀之官仰侍

清光披衍經義庶微臣無不度德之譏

朝廷有不僭賞之美疏入奉

諭已有成命着卽祇遵不必辭十九年八月

至京

漢名臣傳卷六
論不必候缺卽任內閣學士光地奏鄭錦已
死子克瑛幼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言素習
海上情形之內大臣施琅可任
上從其言詳見施琅傳光地又疏言耿精忠
罪狀顯著諸王大臣等正在會議渠魁當治
舊從當寬
皇上自有睿裁無俟微臣置喙惟是臣舊同
官原任編修陳夢雷者當耿逆之變家居省
會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及賊以令箭白刃

逼脅伊父夢雷遂爲所折勒授編修固辭觸
怒改降戶曹員外託病支吾律以抗節捐軀
之義其罪固不能辭矣獨其不忘
君父之苦心經臣兩次遣人到省密約真知
確見有不敢不言者當耿逆初變臣避迹深
山欲得賊中虛寔密報消息臣叔曰煜潛到
其家探聽夢雷涕泣言隱忍偷生罪當萬死
然一息尚存當布散流言離其將師散其人
心庶幾報

國家萬一臣叔回述此語臣知其心之未喪也至十四年正月耿鄭二賊連和臣聞國家方行招撫之令因遣人往約其或勸諭耿逆歸誠或播流言離間二賊之好使大兵得乘機進取麥雷言賊勢空虛屢欲差人抵江浙軍前迎請大兵奈閔口盤詰難往因詳語各路虛寔令歸報臣此臣密約兩次知其心寔有可原者也此臣入京始聞因變亂阻隔訛傳不一有逆黨希圖御擔信口誣控者

甚有因藩下僞學士陳昉姓名誤指爲陳夢雷者今

皇上削平叛亂明正是非使陳夢雷果爲僞學士甘心從逆是狗彘之流臣雖手刃之市朝尙有餘恨今大兵凱旋在卽陳夢雷託病被降情節親王將軍一一可問至兩次受臣密約皆在患難之中冒死往來之迹非容旁人質証臣若緘密不言其誰能知之臣斷不敢爲朋友而欺

君父伏惟

睿鑒疏下吏部以陳夢雷歸正後不卽赴京業經革職寢議尋法司議磔耿精忠擬陳夢雷從逆應斬得

旨從寬免死二十一年五月光地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七月赴京仍

命不必候缺卽任原官十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兼充

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正月教習庶吉士三月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禮部劾奏光地在途遷延以三品卿員弗及叩謁

孝莊文皇后梓宮請交吏部議處吏部議降五級調用得

旨寬免初光地

陛辭奏對謂侍讀學士德格勒學博文優踰月德格勒同尙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

漢名臣傳卷六

等

召試乾清宮

上閱卷畢

諭曰評論古人易評論時人難如德格勒每
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等面
試妍媸優劣今已判然人之學問原有一定
分量真僞易明若徒肆議論則不自量矣未
幾德格勒爲掌院學士庫喀訥以私抹記注
事劾罷論罪至是

命廷臣詰問光地光地自咎愚迷妄奏乞
賜處分

上曰李光地前奏德格勒所學甚博文章甚
優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稱李光地若以總
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則來若于別處
任用必不肯來因伊等互相奏陳欲辨其真
僞優劣特加考試迨將德格勒治罪又有稱
德格勒被朕左右之人誣陷冤枉坐罪者今
李光地至朕欲明白此事故令詢問據稱德

格勒所作之文全無文氣甚屬陋劣應治李
光地妄奏之罪但李光地前爲學士時凡議
事不委曲從人台灣之役眾人皆言不可取
獨李光地以爲必可取此其所長除妄奏德
格勒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罪令仍爲
學士嗣後勿再妄異外任並希圖回籍宜痛
加省改勉力盡職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
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
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同侍郎

博壽徐廷璽奉

命與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視黃河應修險
工三十一年正月繪圖還奏詳見靳輔傳三
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得
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
用着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
聖恩之厚

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効顧虫蟻微情乞
給假治喪往返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并

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
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一言光地
誠以

君命爲重當于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
聞其請假九月卽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
試勢必滌草塞責况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
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

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

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

哀籲再三

聖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
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况
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覲顏充位是日

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翼日給事中彭鵬劾之

曰光地閔懼母喪宜哀痛瀝情得請乃已然

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弭見光

地爲子奔喪之孝得

哀籲再三

卷六

三

聖主俞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聖德含容不忍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真才輩出仰答主恩而有母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

留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日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体

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

前任三河知縣恭逢

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聖躬護視

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亘古仁孝臣民皆當則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

漢名臣傳卷之六
同鄉臣踴踴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即
刻趨弔听其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寸寸
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可留
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
忠者也請假九月之既出天下皆議其後並
歎其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
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理講道如光
地爲珪爲璋條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五也光地既稱荷

聖知之深殘喘自効請假九個月不誤學差
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
留者六也定例生童匱喪應試號革嚴處萬
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經何至此光地何
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也學校所以
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
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
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上面議諸臣於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

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
謂何悖

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
光地之心必曰

君命也謹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
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
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
宗起復劉琪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
予之也我

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
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
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
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

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
旨詢問鵬又疏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
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
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若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己則爲挾術夫爲人子而甘于喪心爲人臣而敢于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阨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

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留矣

皇上卽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

皇上卽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鄙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

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
故哀其辭曰九月且弗獲

命況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
可得也下售其術

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跪光地十不
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
蹈于不忠所以跪听傳

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己也
跪入與前跪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

回籍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闋仍

命任順天學政三十六年授工部左侍郎留
任學政三十七年十二月授直隸巡撫三十
八年二月奉

諭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兩
水合流所以其勢汎濫可否開通漳河故道
引入運河于運河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
着李光地關視再奏四月光地跪言閱視漳
河現分爲三支自廣平縣經魏縣元城縣

漢名曰傳 卷六
至山東館陶縣入衡水歸運一支俗名老漳
河自山東邱縣東北經南宮等縣與完固口
合流至鮑家嘴而歸運一支俗名小漳河自
邱縣西北經廣宗鉅鹿二縣合與滏河又經
東鹿縣冀州合于滹沱河由衡水至獻縣完
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至鮑
家嘴大支復經河間大城靜海三縣入于牙
河而歸淀皆分流入運其入衛之河與老漳
河各有散漫淺平之處應酌量挑濬其完固

口小支河應築雞嘴堤及攔河堤逼水入河
至靜海縣田地淹沒因向年開廣福樓及閘
留二莊之故若竟堵諸口又有碍西堤應俟
水退後暫堵來春水涸于閘留二莊水出處
挑河築隄束水歸淀則靜海縣田地不致淹
沒而大城等州縣隄岸均無妨碍矣
詔如所請行光地尋疏報大名廣平真定河
間四府屬州縣凡滹沱河漳河經流之處開
濬疏通由館陶入老漳河與單家橋支流合

已分子牙河之勢至鮑家嘴歸運又言霸州
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猷縣因疏濬新河
挑挖堆土共佔去民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
請開除此後錢糧下部議復從其言六月疏
言通州附近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隻每
船給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
收入既寡豈能常令其修船雇夫與民地同
一被災而未得蠲免請嗣後視民地一体沾
恩蠲免下部議不准得

旨此紅剝船地畝若遇災傷着與民地一例
蠲免三十九年二月疏言積弊因循未有甚
于虧空者不可不立法清釐凡雜項不入奏
銷案內錢糧責成盤查上司與正項一例盤
查向例以年終爲限嗣後應自十一月起至
次年奏銷以前止果無虧缺逐項出具保結
否卽立行結報如挪移銀至五千兩以上或
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擬流不准折贖及撥
赦減免庶知畏威法而倉庫加謹疏下部議

行七月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
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給事
中滿晉御史鄭維孜各條陳科場積弊總督
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既定
議

命錄示光地及總督張鵬翮郭琇巡撫彭鵬
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
聲最好今閱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

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光地

疏言

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實緣倖進恐妨貧
寒之路

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

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遠遵守至點名
授卷後卽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
亂俱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三
條一勢要勒收閱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卽與

優陞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鏡者之心一貢院墻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牛屬假偽乞

勅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竇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書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好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裁春部覆未准臣深知

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于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黜差之時宜經

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

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干
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賄賣者多專
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官告官抗
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
故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
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
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

勅禮部推廣舊時卧碑詳明剴切作爲誠條
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邇來學臣率多苟
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
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勦襲雷同僥倖
終身殊非

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
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
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已得宜令
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
四書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

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
崇經學稍助

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
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
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者也疏入
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奏合
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
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
題餘詳張鵬翮郭琇彭鵬傳四十二年四月

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
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
服今吏部尚書缺出卽令補授仍管直隸巡
撫事四十三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會
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之曰去歲直
隸報災州縣二十餘處據巡撫李光地疏內
或稱開倉賑濟或稱減價平糶務使民沾實
惠臣等竊計直屬百姓自必安撫有方不致
流移失所乃近見河間飢民散入京畿者甚

欽定四庫全書
聖朝實錄
卷六
臣等

多我
皇上曲軫民依特令入旂王貝勒滿漢大臣
設廠數十處分行賑濟光地身為撫臣漫無
經理疏內所稱民沾實惠俱屬空言尤可異
者寧津縣被災更重流亡更多荷蒙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至
特勅撫臣前往察勘而光地去歲竟不報災
僅于題叅知縣陳大經內疏稱寧津頗有水
災匿重為輕並不將被災人民逃散情形據

實陳奏

聖恩高厚不加譴責復

諭光地選賢能官員將河間飢民領還原籍
仍給籽糧不致他倚失所而光地目擊流亡
不聞出一籌畫碌碌素餐虛文巧飾若非
皇上宵旰憂勤多方拯救止恃光地之撫綏
則流散之民不將盡填溝壑乎光地身膺重
任上荷

聖主之殊恩不能報稱下視生民之疾苦罔

知拊循臣等合詞糾劾請嚴加處分以爲大吏膜視民生之戒疏下光地回奏光地奏去歲河間等府屬被水勘明成災州縣三十餘處陸續照例題請蠲免錢糧分別災傷輕重將倉糧散賑出借又設立煮賑二十餘處自去歲十一月起至今未停無論遠近飢民貧民皆許就食其流散者飭地方官分道招令還鄉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負皇上委任然安集無術猶有貧民如許散人

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無可辯者也至寧津地方先經知縣陳大經以去年大半豐收僅有低窪一面鄉村被淹不照例申詳被水輕重乃以合縣田禾通算謂不及成災竟不通報及十月中臣扈

駕西巡由真定回署路遇天津縣民人詢知情形卽劾罷陳大經疏中聲明寧津頗有水災而老病廢職申報不時撫恤無寔是臣劾陳大經原因其報災不時撫恤無寔非專劾

漢名臣傳卷六
其老病所云頗有水災者亦是臣詢訪所得
情形非敢匿重爲輕也其時卽飭知府及署
知縣賚粥賑濟加意招徠然人民旣不能悉
歸本業致有流移臣與地方官之罪又無可
辭者也臣上荷
殊恩不能報稱誠如科臣所云乞
嚴賜處分以儆庸碌以重畿疆臣不勝悚惶
待罪竢入得
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臣謬膺重撫重任五

年之內恭荷

皇上指誨幸免過愆並無功績去年四月仰
荷

特恩補授吏部尚書仍管直撫事臣自知非
分夙夜戰兢果然福極禍生遂逢災眚去秋
所屬河間等處遭罹水淹寔臣政無善狀躬
蹈非幾之所致臣雖極力拯救而安插無術
以致貧民流移入京上厯
聖懷不卽治臣之罪

諭命委官招回原籍無廢農務臣跪讀之下

恭釋

聖言寬大和平而微臣循省思咎終宵達旦
愧恨不復欲生臣本庸才遭逢

恩賜資迥出尋常一有罪戾亦宜從重處
分以為叨蒙尸位者戒况六官首職難以久
虛九列崇班從無兼領臣今若懼罪隱忍不
言則厚顏覲面不獨外無以視吏民且內無
以對妻子伏乞

